稼村類藁

二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四

元　王義山　撰

序

晏為善師善録序

晏平仲善與人交孔子賢之晏君為善作師善録所以締交際紀事契也不曰友而曰師又賢於平仲余嘗受昌黎師説曰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其善有大於官盛者

周衡齋通鑑論斷序

余初笠二水時直院怡齋胡公大初持斧湖湘羅置幕下衡齋周君焱分教廣西道經衡怡齋謂余曰丙辰科被旨校文殿廬得衡齋所對私竊自喜為朝廷得一忠孝狀元第其策第一奏聞及唱名乃第五後二十餘年衡齋來洪余因道前事衡齋謂余曰唱六得五不啻足敢多上人乎一日以所作通鑑論斷示余起周威烈王

止宋穆陵了通鑑未了余嘗考宋以來諸君子大著述
范淳夫唐鑑晦翁謂體格甚正然止於唐朝致堂讀史
管見晦翁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然止於五代吕東萊
大事記晦翁謂好一件文字然止於漢武近世威陵吕
太史大事記亦止於宋今衡齋此書上自威烈以至于
穆陵此余所謂了通鑑未了也使晦翁及見必以全書
予之矣余嘗謂此等大著述世道關焉天欲成一家之
書奪衡齋狀元使衡齋果臚傳第一則玉堂雲霧窓容

矣光顯逼人安有餘力及文字縱有不過絲綸閣下演制誥耳雖欲評論上下二千餘年之史以懲勸千萬世得乎假令衡齋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喝於内庭外衢不過草頭露耳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安得如此書與之同不朽哉

西湖倡和詩序

杭有西湖唐以前未聞也至樂天而重至逋翁坡仙諸老而愈重四方遊觀之士爲詩者不知其幾摛寫瑰奇

偉特之象幾無遺巧後來者難乎詩矣同年宜春鍾說
醵容為兹遊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氣象也時人不識予
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妙趣豈易言哉是日也雲淡風
輕水光綠漪比管絃肴蔌孔嘉少為湖心去不啻如菱
花鏡上行或循堤而步栁陰葳蕤醉吟樂天湖東行不
足之句又和之以坡仙山色空濛雨亦奇之詩撫掌浩
歌聲滿天地恍如二先生在焉相與倡答山鳴谷應未
信宇宙間别有奇步已復舟有叩舷而歌者羣而和之

一時之勝集湖中之佳興也余嘗記羲之蘭亭遊偕行者四十六人臨流賦詩視詩之遲速而殿最之且嘉罰爲兩詩者一十六人好事者取以爲畫有偃而卧者有步而前者有跂而立者有隱几而坐者有枕石而卧者有凝然若有所思者有淡乎無爲冲然漠然者如羲之凝之謝安輩一再詩魏滂郄曇輩一詩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四句或六句或八句或五六句不拘韻獻之以下十六人無詩豈真無詩哉跋其後者有吟到無詩方

是詩之句嗚呼詩至於無其天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遊者十一人子惟肖侍固不敢以義之凝獻自況亦當家事也倡是作者清江曾訊最先和者錢塘應桂應與和清江陳桂次之多應之一鍾謊又次之洪人李元明又次之義山又次之惟肖又次之謊仲子天祥又次之高安胡希寅又次之獨三君子無詩非無吟到無詩方是詩嗚呼詩至於無妙矣天地間皆詩也何以有無拘哉東坡銘九成臺謂韶雖亡而有不亡者存

蓋常與日月寒暑風雨晦冥並行乎天地間嘗試登韶石之上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覧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無聲之韶也三君子者胷中獨無無聲之詩乎天機自動天籟自鳴凡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詩也邵子謂自從删後更無詩余謂未删以前之詩亦贅矣既删以後之詩尤贅也若三君子者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三君子謂誰詩且無焉用名之不

書

送婁道士序

釋與老均異端唐僧見於韓集者七惟大顛頴免嘲笑高閑草書頗見貶抑如惠如文暢固不少假借如靈如澄觀直以為戲笑具七僧中能詩如澄觀韓公亦欲冠巾之是欲人其人也至若醉花月擁嬋娟之靈韓公亦欲冠巾之何也婁君儒家者流逃儒而入老有澄觀之能詩無靈之醉擁今觀其寓吟數百首如早行云金谷

貴人渾未起何曾識得五更寒此詩如杜荀鶴詠雪修江道間云百五十年煙霧塞朝天人却過三衢此詩如楊誠齋題瑞州過江州云西塵暗裏峴莫卜庾公樓此詩如劉攽之題北固多景前一聯有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天下赤子寒颼颼意思後二聯凄乎黍離之悲矣婁君學老氏而冠巾者非若靈澄觀宜冠巾而不冠巾也韓公以能詩冠巾澄觀宜也必欲冠巾靈者豈非醉花月而擁嬋娟冠巾而後可韓公豈無涇渭者婁

君宿樟鎮十里有詩云可人春色酒家樓亦似有醉擁氣象是又合靈澄觀為一者也婁君母謂吾顛也已冠巾而可以為靈也

題胡靜得編祖黄谿詩集序

余嘗觀石屏詩於篇首記其父東皐子詩且叙其生平吟苦自恨幼孤不能收拾遺藁僅能記一聯雖然使其詩果精到何以多為哉楓落吳江一句千古暗香疎影好在一聯不多也石屏咽嗚悲悼痛其父之没而文采

不揚嗚呼此孝子慈孫之天也夫作文必有祖儒者祖六經吾夫子天下萬世儒者之祖也至於家學之傳有祖其父者有祖其祖者古今以詩名莫盛於工部石屏祖其父工部祖其祖工部何祖也祖審言也石屏敢工部比哉東臯敢審言比哉姑以所祖言嘗恠唐人言詩多言甫罕言審言甫為人之孫詩名盛於祖審言為人之祖不得與孫並名嗚呼此審言愛孫之本心而甫之心亦豈願吾詩得名至此哉名者人之所忌空梁落燕

泥君臣之間有不相容而甚忍焉者拒覔七步之才煑豆燃豆萁兄弟一人之身而相促名者爭之招也靜得胡君以其祖黄谿詩百篇示余黄谿以詩名靜得亦以詩名靜得固無求勝其祖之心遐想黄谿之心亦甚願吾孫之學甫也余聞黄谿詩似康節令人言詩必曰工於詩嗚呼詩至於工病矣康節不求工於詩而行雲流水詩之天也黄谿有焉黄谿子全真嘗倅南雄余舊識於泉省館中每嘆其有乾淳諸老風靜得編集黄谿詩

而不及全真欠也且聞全真詩如后山胡氏以詩名三世矣方來之書脉未央也先儒謂子思作中庸多引詩皆伯魚過庭得之夫子子思得之伯魚雖然夫子大聖人也伯魚子思大聖人後也豈敢比擬姑為靜得誦所聞

黄草塘詩選序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三百篇之選也雖然有疑焉詩七百餘篇刪之餘止三百一十一篇而又逸其六果

逸歟亦在所不選歟考之論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而碩人一詩不載素以為絢兮一句在所不選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一章豈此一章亦不在所選歟去聖逾遠於何折衷哉王介甫編四家詩選以少陵為首是已然少陵之詩三百篇以後大家數也介甫敢選哉選詩如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誠齋謂工部聖於詩介甫敢筆削吾工部詩哉然夔州以後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涪翁亦敢於議吾甫夔州以前之詩渝川大

小山章貢蕭氷厓近世派西江者草塘黄君以詩求正於二山且求正於氷厓三君子大手筆也為三君子所選盛選也到眼無遺珠矣東坡嘗恨文選去取失當淵明集可喜者多而所取止數首其餘忽遺者多矣余觀三君子所選草塘詩如披沙揀金使東坡及見當無遺恨草塘他日學益進詩益工又當有大手筆再為拈出者

紫霞道人詩序

者盡入道人奚奴囊中矣詩也琴也合道人而三之坡所謂明月清風我也吾聞詩三百五篇夫子取而絃歌之詩至於可以絃歌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中律度之詩也道人之詩又當求其所以合乎絃歌者詩與琴非一家乎道人謂誰章貢羅讓父也

武寧汪材夫石城詩集序

武寧壯哉縣初與分寧同一邑于後岐武寧而二以其半縣分寧如楚漢鴻溝而東西之分寧之草木不足以

當其奇而山谷出焉武寧士各奇其奇汪君材夫又奇於武寧材夫學易不特奇於易且奇於詩材夫號石城以所作示余余謂山谷之奇大家數也劉長卿與秦系為詩友系以詩答權德輿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登詩壇建大將旗鼓與山谷對壘百秦系得而攻之哉雖然山谷往矣石城當堅守此城不下毋使人謂死諸葛走生仲達

甲科義約序

甲乙科漢制也進士歆羨之國朝以甲乙分科第自興
國八年始衡之安仁宜陽鄉舉進士者以甲魁義約籍
來訪約以甲魁名其有取於甲子而為一郡魁乎抑將
甲大廷之選而魁天下乎雖然科目之榮耀一時也名
節之久遠萬古也金吾騶從傳呼狀元拋去苧袍香潵
藍袖士固榮於甲科也東坡而乙科齊賢而丙科亦奚
拘於甲科明年皇帝御集英殿賜第一人及第有自此
籍中出者請以李文定王沂公張橫浦王梅溪甲科事

業為勉罔俾先正專美於前

黄清心在京聚粮序

自續食之意不古而士之客於京者苦矣豐城清心黄先生以賦上教授諸生遊其門者多取高第清心僅丙午薦老於場屋吁可憐已旅食于京將以待對床頭金盡行李如洗酒酣氣張方且作而歌曰仁膏兮義腴雋永兮可以療飢羌三月不肉兮吾不知察院雲屋徐君聞而壯之曰是胸中有耿耿者昔人有云飢來一字不

堪煑吾未見久旅于瑣而不餒在其中也吾黨之士會相與圖利之雖然此雲屋之盛心也清心之氣則烏乎餒

宋史提綱序

司馬公資治通鑑不帝蜀而帝魏晦翁非之故作綱目人知晦翁綱目大本領在帝蜀一節而不知晦翁之說全出於晉習鑿齒陳均作宋朝長編脩要續綱目也其書法多有可議者如書金兵弑其主亮于瓜洲一條於

理尤悖亮弑母而來國之賊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紂之罪不大於亮而孟子書之曰誅如此亮安得稱弑余用孟子法書云金兵誅逆亮于瓜洲於是乎提綱作其間大節目與陳均異者三百餘條大書以紀要分注以備言又隨事而繹之以已見之名行義然余之心敢自信哉遂質之煥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先生謂余曰陳平甫壁角文字何敢望此子之此書有關於世道大矣勉旃余退而研精窮思越十年書成

方將求當世之鉅人以折衷焉而余以仕不暇讀書奔走四方以迄于老精力有所不逮矣惜哉姑留其藁以示余之子孫

宋史類纂序

余未壓黍時厭舉子業每愛先儒云舉子業可取科第耳既壯習詞科十二藁進卷私擬百餘篇後因閲呂東萊真西山文集不載所中程文退而嘆曰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后山不為無見也於是取宋朝長編與諸

家雜說採及野史分門析類集為一書名之曰類纂大畧倣會要例而參用通典然通典有可議者通典首食貨次選舉又次職官至如禮樂制度乃在五六杜佑豈知道者況其書止於唐玄宗宋咸平四年翰林院上續通典詔祕閣賜宴以榮之仍賜器幣有差然其書重複猥雜為時論所非是續典尤有可議者亦止於咸平四年而已俱未得為全書也余何人斯无才學識之長而敢論史多見其不知量也嘗謂洙泗而下理學之粹惟

宋朝爲盛自國初道理最大之言一發至仁宗天聖四
年賜新進士大學篇于後又與中庸間賜著爲式自是
而天下士始知有庸學厥後周程諸子出焉至晦翁而
集大成理學遂大明於天下後世此余所以斷斷然以
道學一門爲首始自藝祖迄于理宗分門二百有奇幾
數十萬言獨草茅之士見聞有限其間大經制大典章
未能悉備所以理宗一朝畧焉書成而余仕矣且老矣
凡我同志者儻或取焉尚有望於補亡雖然是亦未得

為全書也

稼村類藁卷四

稼村類藁卷五

元 王義山 撰

序

送彭華國北遊序

奇哉彭君華國之遊也士生天地間惟奇故遊惟遊故奇嘗愛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困

厄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太史公之遊一奇又嘗愛蘇頴濱上韓太尉書有曰求天下奇聞壯觀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頴濱之遊又一奇然而太史公之奇奇於頴濱頴濱不特未能盡天下之觀太史公講業齊魯

之都觀夫子遺風此一觀乃顤濵所無太史公所以有一部史記而顤濵所以止於顤濵太史公竒而又竒華國不遠萬里將有事乎北遊所到處有太史公蘇顤濵所未經歴者過中原多聖賢遺蹟淡烟衰草中斷碑殘礎往往而有又有騷人墨客濃墨大字浩歌而長吟如怨如怒如泣如訴華國盡取胷中之竒發為文章所至留跡墨汁淋漓龍蛇現動飛走壁間收拾遺藁貯以錦囊歸日與余共讀馬子才送孟邦式序不專美矣華國

奇而好遊將行吾語子遊

送閔節夫遊湖北序

閔君節夫今湖北道按察完顔公舊客也先是公按察江西湖東道節夫客其門節夫士林之秀善撫琴書餘挾琴一張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一倡三詠之餘清滿天地人而胷中有琴書亦可人矣公遣子師焉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琴樂中之一也胄子自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也詩歌以動盪其天教之

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節夫以古者教胄之樂教公之子所謂樂德教國子者歟公去洪兩年不能忘挽節夫為武昌来將行吾黨之士詩以餞之盛述武昌遊觀之美俾余序之余聞武昌有南樓天下無之句武昌之景此其壯觀也嘗記有詩曰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凉武昌如此之清風明月而無人管可嘆矣今南樓得公為之主清風明月有人管又得節夫携琴而来合清風明月與琴

而三之是實是主此一段風景又武昌所無到日公問
洪士友如何洪百姓休戚如何洪年穀豐歉如何長民
者有心撫字否寬征薄賦否且聞四境之内多寇掠能
為剪除否由洪而及西湖東道不一問而止也節夫當
歷舉以對且為我道南浦依然東湖如故有庬眉鶴髮
杖屨其間老鶴導前奚奴背錦囊于後與愛蓮翁相尋
於吟風弄月之境者稼村翁也更為道江西湖東之民
其所以戀戀而懷去思之情者不勝甘棠之愛且歌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歌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乃賡載歌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送宋童子序

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者無所乎售也按察馬公過廬陵宋君鎬夫見其三子焉公奇之扁其所曰三鳳宋之章甫有所乎售矣噫人其可以无子哉昔人嘗過一所見書其壁曰李靖提兵三百萬過此後又有人過其所

書其壁曰老蘇携二子過此噫人其可以無子哉更為三童子進一步敢以昌黎送張童子序序為勉

趙東村希䕫詩集序

東坡謂子美䕫州以後詩句法簡易而大功出焉山谷謂子美䕫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捫虱新話亦云子美䕫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如彈丸果爾則子美䕫州以前詩句法有未簡易者乎規矩有未合者乎未至於純熟如彈丸乎諸君子之病吾子美也

張君士隆被省命為五羊教將行請以言贈廣為江南巨鎮所產名公鉅卿不多於象犀珠玉唐以来張公九齡余公靖之外無人焉然張與余韶產也五羊之廣則為象犀珠玉之廣詩書禮樂之風未敦也姑以近世言丞相菊坡由上庠取科第廣之士自是而相勵以學菊坡自出仕至帥蜀以歸一琴一鶴如趙清獻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廉恥菊坡登揆席宋天子遣使即家徵之以老辭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名節象犀珠玉之廣轉

而為詩書禮樂之廣又轉而為干戈之塲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獨不在人乎所謂人者士隆而已士隆東平人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焉謁選不取熱官取冷官自北而来為東南儒學官者士隆而已北方之士亦未之或先焉余嘗嘆東南號為豪傑有睥睨教授而不敢即非胷中有國監書筆下倒流三峽水嶹敢嚮邇士隆敢於犯東南之士所不敢其所負不淺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難矣惟自任重者能

之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
任有重於此者乎到日訪菊坡於先賢堂中以菊坡所
以立身行已致君澤民者與諸生楙明之當是皐比第
一義或曰繡使李鼎英廷試上三名祕書郎張鎮孫魁
天下菊坡之後獨無斯人乎或又曰李不以廉稱張有
可議者余故不敢以此待廣之士不書

衡州安仁興德鄉義約序

續食漢制也自續食之意不古而士始為聚粮計衡州

安仁興德鄉以興德名約義舉也古者三歲大比考其鄉之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士之產於此鄉者其古所謂有德而可興者乎嗟乎床頭金盡士無顏色囊不留錢羞澁萬狀彼葢未知道耳吾胷中有耿耿者在何至預以乏粮餒吾氣雪絮馬頭梅花送上司金餞行鹿皮盈簏毋以腰纏十萬貫德色則器識宏矣槐黄逼眼青雲在步武間一鼓作氣勉之哉

陳國録庚辰以後詩集序

甲戌科陳君黄裳試别頭第一時未知陳君也觀其名已知文在中矣後十年陳君来洪以所作庚辰以後詩示余庚辰以後陳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非若甲戌以前得志場屋魁蘭省時也昌黎序唱和詩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陳君甲戌以前和平之音讙愉之辭也庚辰以後愁思之聲窮苦之言也陳君愈窮詩愈工庚辰以後之詩猶子美夔州以後之詩也雖然詩各有派子美之詩

派審言也陳君之詩派后山也皆當家也世但知后山
工於詩不知后山尤工於文后山云古文有三等周為
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
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又言杜之詩法
韓之文法也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論后山者當以
詩與文並論不可專謂之能詩也予因是而知陳君工
於詩而文在其中矣觀陳君庚辰以後之詩后山所謂
以文為詩以詩為文也文不在兹乎

劉梅南詩集序

余嘗愛誠齋云楚之騷人佩芳馨服葩藻盡取天下之嘉木香草芬芳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雖江蘺杜若亦在選中而梅不與焉豈梅不幸歟抑偶遺之歟迨何蘇輩拈出而梅遂以花聞天下余因是而考唐宋以來諸公修花品厭桃李之輕薄以少年目之富貴如牡丹亦唾去獨惟尊吾梅如春秋尊王天下無異辭雖蓮花號為君子蘭與菊為幽人逸士亦止許其附庸而不

得與梅並峙為與國梅獨無對也詩人惟林逋為梅知己逋自序其三十聯深有取其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或謂逋詠梅詩不止此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一聯風味不減逋與梅相似清哉吾逋也劉君夔翁以梅南名人與逋相似詩又與梅相似清哉吾夔翁也夔翁常預計偕余以百花頭上期之矣夔翁以梅南名其吟所豈標梅之詩繫之召南歟曰非也召南之梅以實不以華夔翁顰度去庚嶺甚

邇注坡詩者云庾嶺梅南枝已落北枝開豈南枝先煖北枝寒歟一日夔翁坐梅花下把酒賦詩沉吟索咲至暮夜招邀月來足成四友清而又清吾夔翁也移南枝之煖春北枝之寒又將移江南之煖春天下之寒毋曰雪中未問和羮事

題余尹甫詠史詩序

詠史有詩人多言胡曾不知左太冲張景陽尤為東萊所取余君尹甫以所作詠史詩示余每一事束以五言

四句辭簡而意嚴大著述也噫史豈易評哉或曰司馬公通鑑論斷胡致堂讀史管見范淳夫唐鑑陳季雅兩漢博議呂東萊與近世呂大中大事記諸若此類不一而足皆評史也或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多乎哉尹甫東以五言四句不多也余曰理到處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不害其為博五言四句不害其為約昌黎云豐而不遺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皆是也春秋魯史也聖人以一字定褒貶彼有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者五言四句

云乎哉如此者惟通鑑綱目

遵上人南浦詩序

詩韻語也自鸞湖禪師作切韻法識者謂其有功於詩余讀遵南浦續藁坡翁所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唐子西所謂無意於造語而因事以陳辭南浦兼有焉自為一家數韓退之不喜僧每作詩必涉譏誚唐僧見於韓集者七如惠如靈如澄觀如高閑皃視之如大顛顛則不以例待之矣如文暢詩曾經子厚品題退

之以能文稱且送之以序惜也南浦此藁不序於退之而叙於余也

劉宣使秉忠家譜序

醫道行則活人儒道行則活天下後世范仲淹不為良相則願為良醫省宣使劉君秉忠厥先祖父某居燕山為金太醫活人多矣金亡徙居平灤家焉子若孫不皆世其業嘗謂人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藝之不精又下之唐子西所謂注本草誤殺人是也於是刻意教子移

其所以活人者活天下後世孫六人秉忠其六也秉忠之長兄秉正業儒仕至王府叅謀官秉正之子郁好修能文為行省掾秉忠之兄儒兄之子又儒世有儒其身而不儒其子者有儒其子而不儒其孫者有儒其孫而不儒其曾孫者劉氏一門儒其子儒其孫又儒其曾孫將見自雲而來儒而又儒秉忠之仲兄秉禮以軍功顯惟秉文世其醫秉信秉禮餽於財秉忠初以軍功入仕繼為吏且通於儒兄弟六而儒者三兄之子又儒獨秉

信秉禮饒於財得非迂吾儒乎儒不迂也他日劉氏昆弟有以儒術行而天下富者則將問之曰某之業孰與仲多

李宏道編蒙古韻類序

余嘗見唐叚成式歷述自古至今字體之異竊意今之人不復見古之字李君宏道袖蒙古韻編示余字之古莫古於此矣然嘗聞之倉頡為作字之始頡生於禪通之紀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管夷吾取无懷氏

封禪之說是文字已在伏羲之前序書者謂文籍生於伏羲何耶要知字始於倉頡至周宣王時始變而字始不古迨秦而八體之字興甄豐作六體書而古文居其一奇字則又與古字異篆書為程邈所作佐書即秦時之隸又如繆篆所以摹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字愈不古矣宏道韻編之作其以古字之古而教令人以古乎姑以今韻觀之上平聲為門廿八下平聲為門廿九上聲為門五十五去入兩聲為門共九十有四多乎哉以

古韻求之則特十五門而止四聲可全用者三聲二聲可通用者一聲獨用者皆出於中嗚呼不多也求字於聲者如此又擇字之形相似者為一類總而言之字母止三十二嗚呼歛之則三十二散之則十百千萬字之古莫古於蒙古矣雖然此特論字體之古耳周禮以地官司徒掌邦教保氏隸於司徒其職以六書教國子宏道以蒙古韻編教人且欲使令知字者皆知字之古以三十二字而括十百千萬之字括十百千萬之字而教

十百千萬之人視保氏之功為優其有功於字學豈小小哉使孔安國生於今不致時人無能知者之嘆嗚呼字言之文也韻言之聲也非字無以成韻非編韻無以徵字雖然宏道教人以韻編更自司馬公切韻法始

丁退齋詩詞集序

后山云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二先生大手筆也而猶病於一偏兼之之難如此余友丁直諒以所作詩詞名退齋集藁示余觀其風雅調度可以諧韶濩沮金石雖

不敢謂其兼二先生之長然視他人一偏之長則兼之矣退之兼人之長而以退名果退歟子不云乎由也兼人故退之夫由也兼人而猶待於聖人之退退齋兼之而自處以退雖然難進易退者君子也王輔嗣以知進而不知退爲愚人若夫爲學之道則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稼村類稾卷五

稼村類藁卷六

元　王義山　撰

序

章貢劉愛山詩集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一也有所欲則情矣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性也既發情也人之情豈能皆中節哉

昌黎韓子又充而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且謂其皆出於情又品之而三有上焉者中焉者下焉者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接於物而生者也章貢劉君雲甫以愛山名其詩夫愛七情之一也詩者情動於中而形之言也水陸草木之蕃可愛者甚多李唐以来多愛牡丹愛富貴者也所謂下焉者靈均愛蘭靖節愛菊林逋愛梅子猷愛竹是數愛者移於物之偏也所謂中焉者然則愛上者宜何如聞之夫子曰仁者樂山先儒謂樂愛之至

也山體靜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愛雖發於情而靜則
實根於性其昌黎所謂情之上焉者乎劉君不他物之
愛而愛山焉必有得於仁者之靜矣

周衡齋四書衍義序

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
而後漢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有過而問焉
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詞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

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恭惟朱夫子沉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蘊奥作為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間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生周均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日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即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

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行為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為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余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九日紫極登高會詩序

紫極宫鍾陵勝處西瞰長江西山凝翠庚辰九日與同
志者會於斯倣登高也嘗怪孟嘉龍山之會有酒而無
詩淵明東籬之興有詩而無酒事之不偶如此余最愛
晉人三月三蘭亭之會一觴一詠更倡迭和想其登崇
陟峻天朗氣清與九日登高無異諸君讀蘇子瞻次王
定國韻有已教從事到青州之句又想像韓魏公與歐
蘇二公九日置酒私第席間賦詩有詩而又有酒孟嘉
淵明之所無者今兼有之當使後之同志曰蘭亭三月

三鍾陵九月九義之輩不得專美於前

趙文溪詩序

西山編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後村且約以天理民彛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等作皆勿取後村所編西山去其半嚴矣哉西山之筆也予来永嘉得文溪趙侯詩讀之觀其自序首之以吟詠性情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天理民彛乎文溪之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使經西山之筆雖正宗可也始吾讀二南詩至麟趾序

詩者以為關雎之應至騶虞序詩者以為鵲巢之應二
詩皆以吁嗟終之於麟趾則曰吁嗟麟兮於騶虞則曰
吁嗟乎騶虞詩人嘆美之辭也有餘不盡之意也二南
之詩皆終之吁嗟周人道化之盛至是不可形容矣然
騶虞之吁嗟止於二而麟趾之吁嗟至於三周之公子
其賢矣乎文溪賢如周之公子其為詩發乎情止乎禮
義西山所謂天理民彝者此余所以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九日登高序

陽奇數也重陽又奇數也陽之數奇三月奇數也三月三為上巳數之奇五月奇數也五月五為端午數之又奇七月奇數也七月七為七夕數之又奇九月奇數也九月九為重陽數之又奇正月十一月亦奇數也正月一日為三朝之始故不曰一而曰正一陽来復不可以定曰拘故獨以冬至言大抵天地間陽多陰少於時為

國家休明為年穀豐登世道太平於人為君子道長今吾與諸君子聚於斯飲於斯相與歌詠於斯橫渠所謂陽明勝而德性用者歟

陳宗陽梅花全韻詩序

余曩遊杭往湖邊訪逋老梅數根古塚一丘逋與梅死友也時宗陽留杭予校文外雍得宗陽賦於三萬餘卷中魁之浙三山江西士皆斂衽服後得宗陽全韻梅花詩知宗陽能詩賦詩之流也或曰逋詠梅雖不止於一

韻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一聯為最工評詩者猶議其止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未也宗陽詠梅自平上去入詩全韻多乎哉予曰一韻非寡也全韻非多也逋詠梅約而不失一言宗陽詠梅豐而不失一辭逋斂宗陽全韻於一韻中宗陽散逋一韻於全韻中是或一道予嘗嘆離騷比興草木殆盡而梅不與焉何遜以後梅之名始香逋以後梅之名愈香香不香梅不計也梅之名豈待詩而後香哉逋一韻已贅宗陽全韻愈贅

予序宗陽詩又贅予與宗陽宗陽與梅又當相與於無詩之境忘言之天宗陽曰唯

京庠賦社麗澤魁籍序

論語第一篇曰學學而一篇第一節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先儒謂說在心樂在外蓋天下之可說莫如學相與樂此學之說莫如朋學之不可無朋尚矣應君芳叔以賦社魁籍示余且有取乎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兑說也正秋之卦也諸君

秋賦之兆也盍亦相與勉厲曰吾業精矣業精于勤荒于嬉吾行成矣行成于思毀于隨凡我同志當以先正有物混成金在鎔等賦宰相之事業自期毋徒為容說之說則得矣乃為之歌曰秋風起兮鶚橫飛蘇堤春柔兮栁汁染衣金吾兮喝道引領羣仙兮蟬聯乎紫微余將為諸君賀矣雖然見紛華盛麗而說者非吾道之說也朋友講習之中自有說我心者故曰說言乎兌

仲氏元剛章貢活囚詩卷序

余嘗讀東坡記王氏三槐堂至修德於身責報於天之語曰嗚呼淺矣南軒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則利矣此古今言利與義一大話頭甲申春余友自軒曾君震龍以所紀余弟義端元剛章貢活囚本末作頌以侈之併裒諸名勝之詩示余諗余曰此先生一家盛事也且謂余弟嘗云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罪也昔有務修德而畏人知者吾亦畏人知者也何以詩為哉然詩既作於諸公矣先生可無序乎敢請初宋德祐丙子

余與弟辟地章貢同邑人自堂陳君司臬事一日元剛往訪陳延坐中和堂未幾一卒械七十餘囚來前乃吉水刼寇也陳以吉州何不斷詰卒卒前告曰是百十强寇未易獲卒非勇孰能力而拘諸時憲幹王垌在焉陳目之曰斷手足沈之江俾無孑遺王奉命惟謹元剛與陳為舊友出位問曰此非吉水二趙事乎陳曰然元剛曰若爾非寇也兄弟之爭也陳曰何以知之元剛曰曩仕于茲邑知之二趙兄弟之爭久矣兄主簿與鎮弟惠

院與鄉先是鋹羈管邵陽或謂鄉擠之鋹以赦歸思為報復計時適兵興所在欲攘鄉挈家章貢辟兄鋹偕二子帥羣僕焚與鄉之廩鄉遂以强寇鬭于官是七十餘之寇鋹主之也此其罪在鋹而曰七十餘皆强寇能無冤乎陳艴然目王曰刑亂國用重典王曰唯元剛又曰以人命奉長官以嗜殺立威可乎五代何時而馮丞相治生之句猶存公平樂易意度況三覆五覆祥刑之道也要囚服念五六日又審克之呂刑一書其反覆諄勤

若此陳默然元剛退就舟次以語雲屋徐二卿方少憩橋亭忽有羅拜于元剛之前者讙曰提刑謂活我輩者公也公活佛也元剛曰非我也提刑也相顧感泣而去嗟夫此蓋一念之烈也無所為而為之也余嘗聞詩之大序惟關雎有之關雎之詩天下之詩也傷人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此作詩者之本意也然余懼乎犯兄弟交譽之譏也序之固不敢不序又不可姑以曩之所目擊於章貢者併録今之所耳聞於自軒

者繫於卷首因以示余子姪云

宗人仁靜文藁序

王氏自江左以来號為衣冠盛族階庭之秀如羲獻輩人以瓊枝玉樹稱吾宗佳子弟有如此者自晉迄隋河汾夫子者出河汾之王又大於江左之王吾宗大師儒有如此者自唐迄宋科目興由科第進者代不乏人姑以沂國言自狀元至宰相宋之稱相業者莫先焉吾宗為狀元宰相又有如此者於戲盛哉清江有同姓仁靜

其字者未兵前識之知為偉器兵後以所作示余文自

長書而下十八篇詩自擬古而下百餘首皆大家數兵

以前時文之仁靜也兵以後古文之仁靜也王氏代有

佳子弟矣今科目未興仁靜之文不妨傚乎古儻興仁

靜之文又當徇乎今余猶望仁靜以文章致身也余記

曩脩員國子時嘗曰此教胄子職也明年胄試當以仁

靜為首薦後不果余與仁靜其譜同其學同母曰同人

于宗吝

予惟肖和後村梅花百韻序

古今詠梅多矣有百詠者近世萬如居士李公曾有之劉後村效李詩亦百詠方烏山和後村又倍之吾嘗讀後村詩尚有可疵者試舉一聯說到和羮俗了渠之句亦非矣烏山亦云狀元宰相事不敢點涴渠尤而效之也梅豈無用於世哉林和靖踈影暗香一聯人所膾炙或者猶謂止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末也使胡五峯評之必曰有體而無用梅非有體而無用者吾鼻祖沂公雪

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兩句道着體用兼該奚以百為事業如傳說沂公後村以為俗烏山以為點涴毋乃爾是過歟吾兒惟肖輒不自量詠梅百首掇拾水邊雪下等句屋上架屋耳後村百之烏山百而又百之惟肖又百之贅而又贅也老夫方以鼻祖之事望吾兒謹毋以俗以點涴議吾梅

予惟肖詩藁序

東坡嘗云吾在惠州只教得過能詩足慰吾心嗚呼詩

豈易哉必東坡為之父然後過可與詩吾兒惟肖和後村梅花百詠余既為之序又擬古琴操淵明歸去来辭等作以至雜詠凡二百餘首嗚呼余不得以科第望汝矣猶幸汝之不墜吾學也雖然汝之詩其視過為何如余詎敢以此自慰或者謂余以過方汝是自比於坡多見其不知量也余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嗚呼詩豈易言哉詩未易言也而余兩嘗序之汝其勉旃他日汝来前吾將問汝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否則議我者

必曰王家癖

陳梅垣同人詩集後序

梅垣陳君季孺曩留杭與余同遊大丞相杭山老師門嘗贈之以詩後十二年余來洪梅垣以同人詩集示余其詩皆為梅而吟余曰梅以垣名非梅類者當牢關固拒不許入既曰同人必有突吾垣而入者垣不固也藩籬剖破矣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梅垣當類梅之同姓者別梅之非類比而同之不可也余嘗謂

逋以前如陰何李杜輩逋以後如歐蘇黄陳近世則石湖誠齋可以入吾垣者也噫露之朝風之夕更得靈均携蘭来靖節携菊来濂溪携蓮来着梅垣其間所謂伊人誰其似之吾梅垣清而又清矣它如富貴之牡丹麄俗之桃李不與同類者皆當麾之垣之外如是則梅垣所同非苟同矣梅垣學易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

武寧汪材夫南埜詩集序

已卯春修江汪材夫以所作石城詩集示予既序之矣

後六年來洪又得觀南埜詩集大丞相杭山老師序其首老師豈輕許可者然而易石城而南埜何居老師為材夫昔居石城之南今居石屋之南石屋之南婦翁之居也居以地而易詩以地而名東床逸少清映通徽蘭亭一序古今絕倡方其纔過浙江便有終焉志迨獻之輩始為躡屐高平之行眉山小蘇天下之文也居汝南有詩居潁川又有詩集至三而俱曰欒城獨遺老一傳則曰潁濱材夫易石城而南埜其欒城汝南之意歟盖

子曰居移氣文以氣為主或曰材夫自石城而石屋兩取乎南其有得於詩之二南者乎嘗攷周南之詩十一言后妃婦人之詩凡七召南之詩十四而言婦人女子之詩凡十二恐非材夫之本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城轉而南埜矣謹毋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

章貢劉愛山詩集後序

章貢劉君雲甫以所作愛山集示余余既以昌黎三品

之説告之矣别後三年又觀愛山近作愈出愈奇劉君
愛惡與人異不愛世俗之所愛而愛世俗之所不愛清
矣哉劉若之所愛也予洪人卜居東湖與愛蓮翁同一
愛每夏秋交荷花淨如拭綠葉罩其上白鷗出沒細鱗
沈浮清矣哉翁嘗曰晉陶淵明愛菊李唐以來愛牡丹
翁獨愛蓮翁非不愛菊獨愛蓮何也愛博則情不專也
故以菊還靖節而專其愛於蓮牡丹則非愛矣人但知
翁之愛蓮不知蓮之愛翁甚於翁之愛已西山謂子猷

愛竹竹未必不愛子猷剡溪月夜雪光滿船興盡而返
留有餘不盡之意於天地間前無古而後無今孰謂竹
不愛子猷哉予因是知山之愛劉君甚於劉君之愛山
劉君所愛之山非欝孤乎歐陽公嘗為劉凝之作廬
山高子作欝孤高以況劉君之高欝孤高哉欝孤高
哉

稼村類藁卷六